

噪

The Unwanted Sound of  
Everything We Want:

# A Book about Noise

你想要的一切，你不想要的声音

音

Garret Keizer

[美] 加列特·基泽尔 著  
赵卓 译

书

# 噪音书

[美] 加列特·基泽尔 著  
赵卓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噪音书：你想要的一切，你不想要的声音 /

(美) 基泽尔 ( Keizer, G. ) 著；赵卓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624-8152-2

I. ① 噪… II. ① 基… ② 赵… III. ① 噪声—社会学

IV. ① TB535 ②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4 ) 第149734号



官方微博：楚尘文化

公众微信：ccbooks

噪音书——你想要的一切，你不想要的声音 zaoyin shu

[美] 加列特·基泽尔 著

赵卓 译

特约策划：彭毅文

责任编辑 林 莉 陈冬梅

装帧设计 崔晓晋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 401331 )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40 1/32 印张：14.25 字数：332千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8152-2 定价：4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献给凯利和莎拉

*The Unwanted Sound of Everything we want: A Book about Noise* By Garret Keizer

Copyright © 2010 By Garret Keiz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ublic Affair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u Chen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0)第175号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 第一部分

### 当我们谈论噪音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基本介绍

|     |                  |    |
|-----|------------------|----|
| 第一章 | 噪音对你兴趣正浓         | 3  |
| 第二章 | 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不想要的声音 | 25 |
| 第三章 | 政治动物的噪音          | 57 |

## 第二部分

### 莱托里的脚印：噪音简史

|     |                    |     |
|-----|--------------------|-----|
| 第四章 | 蟒蛇说了什么：史前阶段到工业时代前夕 | 91  |
| 第五章 | 萝拉听到了什么：工业时代直到现在   | 121 |
| 第六章 | 这也是他们的世界：今日的噪音     | 159 |

### 第三部分

#### 更轻的脚步：一个广阔的视角

|               |     |
|---------------|-----|
| 第七章 吵闹的美国     | 199 |
| 第八章 可持续发展和庆祝会 | 257 |
| 第九章 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 293 |
| 附录            | 317 |
| 致谢            | 443 |
| 译后记           | 448 |

## 第一部分

当我们谈论噪音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基本介绍



## 第一章

# 噪音对你兴趣正浓

也许你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战争对你兴趣甚浓。

——列夫·托洛茨基

3 噪音算不上最严重的世界问题。跟饥荒、战争和全球气候变化相比，存在些“不想要的声音”很少被当作一个问题。在贫穷和暴力极度横行的国家里，这更算不上什么公共话题。据我所知，在阿富汗和刚果的城市和乡村中，并没有“禁止不必要噪音”组织的存在<sup>①</sup>。

或者在一些国家，政局稳定，工业蓬勃发展，足以唤起民众对安静的需求，但这种需求很容易被一场危机所淹没。所谓的“咆哮的20年代”<sup>②</sup>在美国和欧洲发生了诸多开创性事件，也让“爵士乐年代”<sup>③</sup>充满了机车和无线电的喧闹。但“大萧条”到来，紧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噪音的话题几乎从公共日程上消失了。成立于1929年的纽约噪音控制委员会在1932年解散，据称这是

---

①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Unnecessary Noise，详见本书第五章。——译者注（以下除另有说明皆为译注）

② Roaring Twenties，是指北美地区（含美国和加拿大）的20世纪20年代。在这十年间所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件数不胜数，因此有人称这是“历史上最为多彩的年代”。

③ The Jazz Age，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918），经济大萧条（1929）还没有到来，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爵士乐和舞蹈等欢快的娱乐方式蓬勃发展，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作“爵士乐时代”。

经济危机时期最糟糕的年头之一。就算在纽约，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噪音再也没能成为一个受重视的问题。

噪音可能会被认为是个很小或者很“弱”的问题。当有些人问我到底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噪音的书时，他们脑子里想的是我在小题大做。我的父亲第一次听到我的计划时，同我其他朋友或熟人的反应一样，他问：“为什么关注噪音？”

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最好的回答是：我选择写这本关于噪音的书，是因为噪音太容易被当作一个小问题而轻易打发。

还有，在了解为何噪音受到忽略的同时，我相信能找到理解很多重大问题的关键。

说起噪音，让我想起一段北欧神话。雷神托尔被巨人国国王邀请和其年迈的奶妈摔跤。尽管托尔是北欧诸神中最强的一个，但他在和老太婆的角力中占不到丝毫优势。他举不动她，推不动她，无论如何也胜不了她。后来他被告知，他其实是在和“时间”摔跤。噪音就像是神话中托尔的对手，它看上去轻微，甚至乍看之下很虚弱，一旦你想动一动它，你会发现自己正在举起整个世界。

很“弱”的问题，因为它影响“弱者”

有人认为噪音和世界饥荒或者气候变化相比没那么重要，因此就说这是个很弱的问题。此观点并不全面。噪音是个很弱的问题，因为受它影响的人大多被认为是弱者，这些人通常也被忽视。那些忽视他们的人，除有权势的人外，也常常是制造噪音的人。

用弱这个字时，我并不是指某些人的个人能力、智商或者肌肉大小，尽管这些因素也许会起作用。我考虑更多的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列一个最容易受强噪音影响的人群的清单（并不

是所有的噪音都很强)，或者因为他们易受强噪音影响，或者因为他们更容易暴露在强噪音下，你能想到一系列成员，他们都是凡人又缺少影响力。你的清单上将包括孩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他们中一些人“在学校里接触到的噪音比在工厂里八小时工作的工人们还多”）、老年人（他们在噪音环境下语言辨识能力不如年龄小的人）、有身体疾病的人（例如癌症病人，他们正经受化疗，往往对噪音更加敏感）、少数族群（在美国，黑人住在有噪音问题的住宅中的概率是白人的 2 倍，而西班牙后裔则是 1.5 倍）、少数有精神疾病的人（孤独症患者对特定种类的声音感到难以忍受）、穷人（比他们的富人同胞更经常住在火车道、高速路、机场附近）、劳工（他们的职业安全标准存在缺陷，证明他们在政治上也是弱势）、囚徒（噪音，像强奸一样，是非官方刑罚的化身）、军人（从伊拉克前线返回的士兵粗略统计有四分之一因服役而听力受损）——或者干脆只是一个普通人，碰巧她拥有的发声设备不如邻居那个声音大（可能邻居的汽车喇叭声音大得能震死鱼），而她又不能搬家。

想象一个孩子用短粗的小手臂举着一个能释放 117 分贝<sup>①</sup>的玩具（相当于一场摇滚音乐会或者喷砂机工作的声音），一个海军陆战队战士在作战状态下暴露在音量可能高达 185 分贝的武器和爆破装置中，你好像在面对两种强弱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但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和大多数人相比，这两种人都对钻进耳朵里的声音

---

① 分贝 (decibel, 缩写为 dB)，是计量声压级的单位，自 20 世纪 20 年代被普遍使用。严格地说，它不是用来计量你感觉到的声音大小的单位。一般情况下，声音每增加 10 分贝，响度变为原来的两倍。也就是说，一个声音从 50 分贝提高到 60 分贝，就会听起来好像大了一倍。人实际暴露在噪音中，每增加 3 分贝，危险性也会翻番。一个人持续暴露在足以损伤人类听力的噪音水平下（一般范围是 80 到 90 分贝），每增加 3 分贝，其听力受损的危险就会翻番。更多细节请参阅附录中“噪音常用术语”和“日常生活和特殊情况下的分贝数”。——原注

充耳不闻。<sup>①</sup>设想一个居住在吵闹的廉价公寓里的老人，一个住在某个医院极度嘈杂的病房里的病人，一个住在典型的大学宿舍里的勤奋的大学生；再设想一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靠抱怨来改善环境的可能性。在他们感觉无助的时候，身边其他人也许正觉得理所当然。一个说“发出噪音是我的权利”的人实际意思是“我想对你怎样就怎样”。

在过去约一年半内，我一直通过网络和很多女士、先生们通信，他们对以上经历再熟悉不过。在我过去的一个学生的帮助下，我建立了 noisestories.com 网站，允许访问者上传第一手的噪音故事。我收到的故事，近的不过 50 英里外，远的来自新西兰，故事来自农民、酒保、物理学家、动物园管理员、公交车司机、表演艺术家（实际上，有一个女士既是公交司机又是演员），其中一些人可能已快抓狂了。有些与我通信的人正在和来自工作场所的人们或者街坊四邻交涉，有些正和闹腾的娱乐场所业主谈判，还有不少人面对的是某个吵闹的人或者一墙之隔的邻居。大部分人很高兴有人关注他们的困境。少部分人误会了我的能力，问我是否能制止噪音。

我近期收到的故事中有一则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家庭主妇，出于安全考虑，我选择使用化名。凯英·凯勒（Kaiying Keller）生在中国，说带有点口音的英语。她嫁给了在中国认识的一个美国人，但她自己还不是美国公民。两年前，她的邻居（当时两家的关系颇为友好）修了一个游泳池，水泵和过滤系统紧挨着凯勒的家。水泵的声音在凯勒的屋里清晰可闻。一年前凯勒生了个女儿。

---

① 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美国材料与实验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要求玩具释放的声音不超过 138 分贝，然而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要求劳工在噪音平均高于 85 分贝的工作环境下佩戴耳朵保护装置。也就是说，你的耳朵在工厂里比在托儿所里还安全。——原注

因为噪音，也因为邻居那两只凶猛的大狗总用脑袋顶撞两家间的栅栏，“把孩子吓得直哭”，她不敢把孩子带到后院去。凯勒和邻居就水泵噪音的问题交涉过，但没有结果。她也曾向警察和当地政府反映过，也没有下文。像其他跟我通信的人一样，凯勒也给我发了不少封邮件和相关材料。她得知，当地关于噪音的规定把 85 分贝列为最高限度，而发动机的噪音“只有”76.1 分贝，所以法律无计可施——就算当地法规禁止“任何具有以下特征的噪音：强烈且持久，干扰了感官敏感度正常的居民享受舒适的家庭生活”。

凯勒承认自己比其他人对噪音更敏感，但她不觉得自己敏感到异常的地步。不久前，当凯勒试图修葺松动的栅栏时，她的邻居喝令她不许碰栅栏。她拒绝听从，邻居用喷水管把她冲倒在地。这次警察告诉她，她可以以三级伤害罪提起诉讼，但是她的丈夫却恳请她不要招惹麻烦。邻居是个易怒的、开着悍马车的家伙，自称是达拉斯市的警员（尽管在达拉斯警察局网站之类的地方并没有他的认证信息），有“成吨的枪支”。凯勒的丈夫害怕他不在家的时候会发生意外。

我不认为凯勒和她的丈夫是弱者，但这段经历让她觉得如此。她正因连续不断的噪音带来的压力而看医生。她说她很沮丧。她这种类型的故事我现在听过不少了。一些来信的人告诉我他们搬家了；很少有人告诉我他们赢了。我脑中总想起那次预言杜威在 1948 年选举中将战胜杜鲁门的臭名昭著的电话民意调查<sup>①</sup>，我由此想到，给我来信的人都有电子邮件并通英文，我怀疑一些最糟糕的噪音受害者并不具

---

① 盖洛普民意测验一直很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唯一一次出现误测的是 1948 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盖洛普等民调组织预言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将获胜，结果杜鲁门击败杜威，预测成了一大笑话。事后有人分析，盖洛普通过电话调查民意，但当年拥有电话的富裕家庭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

备这些条件，他们被束缚住、被禁锢住（凯勒写道她的家正成为一座“监狱”），在心理学家所谓的“习得性无助”<sup>①</sup>中消沉下去。

除了影响“弱者”，噪音还倾向于干涉“弱事”，我的意思是任何既不能产生新闻效应也产生不了金钱效益的活动。噪音的一大受害者就是谈话。人类的声音进化到在自然环境中可以被听到。大部分统计数据显示，正常人谈话的音量在 55 到 65 分贝间。<sup>②</sup>这和原始森林里的声响差不多，甚至和窸窣作响的热带雨林的音量也差不多，但跟一把枪和喷气雪橇的声音没法比。如果警察在凯勒家测到的分贝数据准确，这噪音甚至还比不上有些游泳池过滤器的噪音。但是总之，说话是廉价的，喷气雪橇和游泳池却不是。睡觉也是一种廉价的东西——因为随便哪个“失败者”都能做到，就算无家可归的人也能睡着——但据估算，美国每年因失眠而带来的工人生产率的损失价值达 180 亿美元。另外在美国大约每年有 30 万张处方单作废，其中三分之一是开错药了，其他的则是医生、护士或药剂师在乱糟糟的环境中工作，听错药的名字了。

8

这些数据引起我们的注意；没有人想损失上亿的生产值，没有人想要医生开麻醉剂结果却得到一剂胃疼药。但假设问题是要盖一个新便利店，或者建一个新发电设备，这时要是有人谈论欣赏小鸟唱歌或者享受安静步行的乐趣，那么他或她肯定会瞬间遭到蔑视和奚落。在方便购物或者普及电力这样的大问题下，你能

---

① Learned helplessness，是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 1967 年在研究动物时提出的概念，指人在最初的某个情境中获得无助感，在以后的情境中仍不能从这种关系中摆脱出来，从而将无助感扩散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这种扩散了的无助感会导致个体的抑郁并对生活不抱希望。在这种感受的控制下，个体会由于认为自己无能为力而不做任何努力和尝试。被认为是人类沮丧表现的一种。

② 世界听觉生态论坛（The World Forum for Acoustic Ecology）在 1999 年报告称，“典型美国人之间热烈交谈”平均约为 65 分贝，比前 10 年提高了 10 分贝。——原注

想象有小丑正在谈论想听小鸟唱歌吗？

说到这个，你能想象有些人根本不在乎小鸟吗？这就是噪音通常的逻辑。人们忽视小声音、小乐趣，继而不可避免地忽视生活、忽视生活方式，因而制造出噪音。结果小鸟也被噪音影响，它们求偶的声音被干扰，繁殖能力下降。一项 2007 年的研究显示，有害的工业噪音影响了灶巢鸟（ovenbird）配对的成功率。2006 年的一项研究则显示，住在大型涡轮机附近的加利福尼亚地松鼠，其“反捕行为”<sup>①</sup> 明显改变。研究证实了噪音对大型海洋哺乳动物、狗、马等不同种类动物的有害影响，小型生物尤其显得脆弱。小型生物普遍比大型生物需要更多睡眠，它们也容易被大型生物吃掉。例如，荒漠更格芦鼠（kangaroo rat）凭天然防御能力一般能听到 30 英寸外响尾蛇的声音，但这种能力时不时被大型越野车发出的噪音干扰。

也许所有软体动物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田纳西蜗牛镖<sup>②</sup>了，这种

---

① Anti—predator behavior，动物防御捕食者捕食的各种行为。主要有警戒色、视觉色多态、尾斑信号、报警鸣叫、激怒反应和分散捕食者注意力的炫耀行为等。

② The Snail Darter，是一种体型极小的鲈鱼，田纳西河流域是其主要栖息地。1975 年它被生物学家发现，被内政部列入濒危物种保护名单。1967 年，经美国联邦议会批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开始在田纳西河上修建泰利库大坝用于发电。随着蜗牛镖被发现，建造大坝被认为危害蜗牛镖的生存。田纳西州两个环保组织和一些公民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作为被告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其违法并终止泰利库大坝的修建，而当时该工程已先后投入一亿多美元。案件最终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受理的第一起依据《美国濒危物种法》起诉的案件。最高法院于 1978 年 6 月 15 日做出终审判决，要求中止泰利库大坝的修建以保护蜗牛镖。该案因掀起一场有关“小鱼与大坝”的争论而闻名于世。在 2001 年举行的一次由全美环境法教授提名的“美国最著名的十大环境法案例”的网上投票中，该案名列榜首，其得票数几乎是位居第二位的两个案例的两倍。拥护该案判决的人很多，在联邦最高法院发布禁止令中止修建大坝后，一家新闻传媒机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公众调查，90% 以上的人认为停止大坝建设是对的。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发电站可以建在别处，而蜗牛镖一旦灭绝就永远无法再生了。该案由于充分反映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社会各种力量对环境保护的综合作用而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